



随笔

# 说“冲凉”

□赵青新

一直觉得，“冲凉”这个词，很男性化。“冲凉”这个行为，也很男性化。

小时候，老房的院子里，有口老水井。夏天的傍晚，母亲垂下井绳，水桶下去了，不久，井里闷闷的一声，“噗通”，井索转上几转，满满的清汪汪的水就上来了。母亲摘了水桶，搁在井旁，让我蹲着，一点点，泼了水搓洗，洗完上身，站起来，搓大腿、小腿和脚丫子，最后那点水，“哗啦”，淋我一身。从头到脚。我猛然打个颤，一股子凉意，毛孔全张开了。

小男孩才这样吧。隔壁家的女娃儿，我从没见过在院子里冲凉的，对了，女孩儿得叫“洗澡”，都关着门窗。我家四兄弟，我是“老来子”，哥哥们都比我大上一截，他们自己打

上水，在院子里冲凉。“哗啦啦”地泼，一桶不够，再来一桶。我羡慕哥哥们，但我力气小，没办法自己打水。有时候，我也跟哥哥们一块冲凉，他们可没妈妈那么细心，随便冲几下、搓几下，就赶我回屋换衣服，妈妈嫌弃他们发懒。于是，还是妈妈给我冲凉。

后来长大了，就自己冲凉了。没几年，老房子拆了，迁了新房。新房比老房要光亮，但未见得就更凉快，屋顶装了吊扇，各屋都摆上台扇，夏天“呜呜”齐响，倒也不算热。可惜，院子没有了，老水井自然也没有了。我们都改用莲蓬头冲澡了，也好，冬天那里头能出热水，很暖乎，只不过，夏天出来的水也是带热气的，所以再叫“冲凉”就名不副实了。

夏天有些不一样了。知了、老树

和水井，只在记忆里。

再后来，我去北方读书。我这才知道，原来北方是没有“冲凉”这种说法的。他们叫“泡澡”。北边人冬天洗澡没南边人勤快，他们似乎是攒着，隔段时间去雾气蒸腾的澡堂子，用澡巾狠狠地揉搓。北方的夏天日头也晒，不洗澡人要馊，也得天天洗澡，不是冲冲就完事，夏天照样用上澡巾。我起先不怎么明白这南北差异，以为就是习惯，生活一段时间，就懂了。北方风沙大，多尘灰，冲一下不当事，就得泡，夏天冬天都要泡。

再后来，工作出差，往更南的地方走过几趟。到了粤地，发现他们最爱“冲凉”了。那里就管“洗澡”叫“冲凉”。男女都一样。但那是字面上的意思。并不是我小时候那种露天的凉澡，广东的楼间距小、面积窄，他

们的生活空间挺逼仄，唯独重视独立的澡间。广东天热，一年有半年都是夏天，洗个澡，人就好受一点，说不定，一天要洗上好几次。这就叫“冲凉”。不过，我私下里还是觉得，广东人的洗澡方式跟我印象里的冲凉，还是不算相配。

当然啦，我也很多年没有真正冲过凉了。我现在连夏天都洗热水澡。按照医学的观点，在毛孔张开的大夏天，突然被凉水冲刷，是不利于健康的。我年纪大了，估计受不住冲凉了。我的儿子从小也是洗热水澡长大的，独生子女嘛，金贵着，冷着热着都担心。嗯，我们现在都洗澡，文雅点就叫“洗浴”或“沐浴”，加精油有助于放松，更享受的还可以去桑拿。

冲凉，真是个男性的词语啊，只是现在大家都那么娇气。



## 草原牧歌

□ 陈闻珍 摄



散文

## 爱是最好的药

□ 龚本庭

姐夫与我说他最近总失眠，去医院开了一些药，但吃后依旧没什么明显效果。

我问姐夫这种状况持续多久了，最近是否有什么不顺心的事。姐夫沉思一会儿，说也没有什么不顺心的事，只是每天半夜一觉醒来后，就再也睡不着，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，感觉很痛苦。

我以前读高中时也失眠过，那时很多同学与我一样。医生说是学习压力太大的缘故，有点神经衰弱，要我放宽心，保持乐观的心情，同时吃点补品之类。高考结束许久后，我才慢慢痊愈。参加工作后，偶尔也有因压力大而失眠的时候，但总体来说睡眠状况还不错。

“我会不会患上抑郁症？听说这个病现在很普遍，并且严重了会导致自杀。”姐夫担忧地问我。

“你不要胡思乱想。也许换个环境会好一点，要不你去你儿子那玩几天。”我向姐夫建议。外甥在武汉发展不错，现在姐也去武汉帮外甥带孩子，仅姐夫一个人在农村家里。以前农忙时没听姐夫说失眠，现在正是农闲时，他有时间去孩子们那玩几天，就当去散散心。

姐夫听从了我的建议去了武汉。他说在武汉儿子家一躺下就睡着了，并且睡得很香。“还真可能是环境改变了的缘故。”可是姐夫从武汉回来后，没过几天又开始失眠。“我不能老在武汉生活吧？而且家里总也有些事要做的。”姐夫说的有道理，但身体也是大事。一个周末时，姐和外甥都回来

说知道了。他说你姐和外甥回来的当晚，他就睡得很香。他后来想明白了，其实睡不着还是因为心里有隐隐的担忧。比如担心外地的孩子们是否一切顺利？也担心自己一个人有什么状况怎么办？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，醒来后就睡不着了。“他们都在身边时，我就很踏实。”姐夫告诉我。

“那他们走了，你不是又睡不着了？”我问他。这是一个很现实问题。“不会了，我要是失眠，儿子就要回来，又耽误功夫，又花钱。自己的身体，只有自己多注意。现在有微信，每天给他们微信里聊下天，我也就感觉他们就在身边，睡觉自然就踏实了。”姐夫笑起了。

原来，爱就是治愈姐夫失眠症最好的药。



小说

## 护车

□ 黄垂瑞

我头一次骑共享单车，回到小区正门，刚要锁车走人，却被一撮电动车拉客仔中的一个，瓮声瓮气喝住了：“把车停到别处去啊！”他指着超远处一个地方说：“那里不是共享单车停放处吗？”我执拗地说：“又不是你家地方，凭什么不给停？”他说：“哎呀！你就停到那里去吧！”

对方虎背熊腰、面有恶相。——算了，两百米处有个小门，我到那里停吧。

可我到了小门，还没停下，那个人又赶了上来瓮声瓮气地说：“也别在这里停呀！”他又指远处那个共享单车停放处说：“停到那里去啊！”我愠怒地说：“停这里也影响你生意吗？”他说：“不影响我，但影响他们呀。”他指指候在这里的几个拉客仔们。“哎呀！你就停到那里去吧！”

算了，我一女流之辈较不过他。我向共享单车停放处骑去。

可我到了共享单车停放处，刚停放好车，又见他赶了上来。他说：“你以后不要在那两个地方停车。”

我噙泪斥问：“你就这么欺负我吗？”

没想到这回他语气转柔：“我不是欺负你，我是怕人家车被候在那两个地方的某些拉客的给毁坏了。”

本版邮箱：

zhoumolvyou@126.com